

作为“图像行为”的表情包： 符号、修辞与话语

◎屈济荣，李异平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图像行为”，表情包呈现的是个体感知与集体经验之间的平行关系。“图文双构”的多模态形式将视觉和言语整合成一个统一整体，相互辅助传递信息并完成社会共享符号的生产。隐喻与互文性等修辞方式，将个体情绪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在表达情绪的基础上，融入了可共同感知的集体体验与社会文化机理。表情包的图像符号与亚文化属性让它具备了文化上的抗争姿态，而流行文化中的叛逆、娱乐、表演等元素则让表情包的传播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犬儒主义话语特征。

【关键词】表情包 图像行为 多模态符号 修辞 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687 (2018) 10-045-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8.10.009

作为网络亚文化的表情包，以其生动幽默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它的出现与流行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视觉文化的转向，“视觉因素一跃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要素，成为创造、表征和传递意义的重要手段”。^[1]“视觉文化转向”不仅意味着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图像信息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扩展，更是体现人类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即更加偏好和依赖“像似”特征的形象符号，以至于形成了“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是价值秩序，一套用以建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则和运作准则”。^[2]网络表情包的兴起与流行，正是“视觉文化转向”的又一个例证。

表情包由早期的表情符号（ASCII字符）发展而来，经过演化而衍生出风格各异、适应不同人群的繁多类别。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引起关注的，无疑是带有

明显米姆特征的网络表情包。米姆是情感沟通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包含着使用者的选择倾向与意义赋予，也是社会心态的投射。^[3]作为一套意义表达与交流工具的符号系统，表情包并不是简单的面部表情的视觉经验再现，而是根据一种模式结构对社会文化的重新建构，属于布雷德坎普提到的“图像行为”。在布雷德坎普看来，图像是一种类似于言语活动的行为替代。像言语行为中的词汇一样，图像也会产生内在的、功能方面的联系，形成共同的注意力和共同的意向，从而成为可以被理解的交流符号。^[4]

一、表情包的符号生产机制

1. “图文双构”的多模态符号

表情包大都属于“图文双构”的多模态形式。“多模态”是通过把多种“符号模式”整合成一个统一整体而产生的。表情包符号不仅有视觉与言语的混合，也有

【作者信息】 屈济荣（1975—），男，湖南永州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研究；李异平（1957—），女，湖南永州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传播与环境传播。

动态与静态的兼容。文字和图像不再孤立地产生意义，而是需要依靠彼此来传递信息。^[5]其意指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我行动的方式呈现”，图像与文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不仅具有表达图像生产者情绪的功能，也具有影响图像观看者并促使他们采取相应行动的潜力。

相较于文字，图像具有多义性。一方面图像符号缺少可论述的能力，本身并不具备元语言功能，无法以其符号论及自身编码规则；另一方面，图像的“唤起能力优于文字语言，但在用于表现目的时则很成问题”。^[6]“像似”符号具有多义性，因此在能指与所指的指涉关系上，图像符号一般都是虚指的，而语言符号通常都是实指的。^[7]图像符号都是遵循“像似性”关系建立的，但图像符号的意指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图像本身之上，而更多时候是利用相像的办法来唤起或意味它本身之外的另一个解释。因此对于图像的整体意义的把握，语言信息提供的解释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罗兰·巴特提到，在图文双构的图像符号中，以文字形式存在的言语信息对图像起到了锚定和中继的作用。如果语言是对画面内容进行阐释和解说，那么它发挥的是锚定功能；如果语言是对对白或旁白的形式出现，对图像信息进行了补充和延伸，那发挥的则是中继功能。锚定功能是语言对图像的选择性阐释，对观看者的自我反射进行规限，引导观看者对图像符号意指的理解走向预先选定的方向。相对于图像的自由性，语言则具有更强的压制性价值，更容易在其中投射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其作用在于停止图像必然的多义性所产生的“意义的浮动链条”，并给出最好的解读层次，指明图像可能要求的多种解释中更倾向于哪一种。^[8]

表情包中作为与图像的一种互补形式，文字信息的接续功能可以指明图像难以表达的更多内容。这是因为图像与文字在对空间和时间的表现能力与表现侧重上是不一样的。图像长于视觉空间的再现，而文字则善于时间叙事。西方在长期的图像艺术实践中发现了以平面呈现立体空间的透视规律，但透视规律在增强图像的空间表达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图像在表达时间的维度上有些力不从心。而表情包几乎都是平面化的图案，它并不追求图像的空间表达能力带来的意指的丰富性，甚至还会刻意增强其平面化的效果来摆脱透视规律的束缚，以达到突破在时间维度上表现能力的局限性。而其中文字信息在表情包中的中继功能就表现为它与图像信息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时空两个维度上的相互补充，图像意指

之外的附加信息进一步延伸。在表达情绪的基础上，容纳了可共同感知的集体体验与社会文化机理，使表情符号实现更为丰富的叙事、修辞和话语表达能力。

2. 社会共同经验与共享符号的生产

表情包作为交流符号，一旦进入信息传播的流通领域，它就不再只传递传播者自己的意图，必然与传播实践中的其他主体以及客体建立联系。此时表情包呈现了个体感知与人际交流之间的平行关系。皮尔斯强调接受者对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阐释作用。“通过阐释，符号使解释者在其头脑中产生一个对等的或更深刻的符号。”^[9]按照皮尔斯的观点，与其说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如说是它们这种关系的阐释过程。而接受者对于符号意指的阐释，除了传播者的意图与期待之外，还取决于它的出现背景，这些背景与社会文化中的共同经验是直接相关的。表情符号意指超越了图案本身的情绪情感内涵，指涉了更多社会文化内涵。

出现在表情包中的文字，其使用的人称代词无论是“我”“你”还是“他”，或者根本没有人称代词，都是借助图像在进行“第一人称叙事”。它形成了一个使用者与观看者共同在场的瞬间，赋予了双方对话参与的身份，使彼此互为主体。这种场景有助于建立高度的情感关注与互动。“第一人称叙事”以主动“诉说”的姿态让整个表情包呈现出很强的开放性。观看者不再是单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也有足够的意见回馈与参与交流的空间，成为话题意义的共同生成者。观看者此时获得了双重的身份：既是作为倾听者的“您”，也是一起完成话题构建的“我们”。

表情包的使用对个人来说只是情感的传递，但对群体而言，却是集体性的情感交换。不但明确了群体共同关注的焦点，也在互动过程中赋予了群体对它的认知与记忆。事实上，表情包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符码，融合了艺术与情感的表达方式，其符号与意义的生产正是建立在可共享的社会文化内在基因上的。符号在视觉和叙事的双重作用下，发挥着记忆与意识唤醒的功能。就如被广泛使用的“姚明脸”“尔康脸”“兔斯基”“蘑菇头”，表情包带有明显的类聚化特征。图像、语言素材偏爱知名人物、热点事件或经典场景，从而形成系列化的现象。原因在于这种系列化、聚集化的符号构建方式便于展现时代气息、凝聚社会性文化元素、唤醒集体记忆，并促成观念和情感的交换。

无论是姚明的囧脸，还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其背后都关联着基于社会背景与历史语境的共同体验。对共同

经验的映射更有可能形成社会群体可感知、理解的共享符号。这些要素在传播中依据符号意义的参与者在社会文化中的不同角色而形成反馈与互动。表情包通过这种符号构建模式以共享符号将图像的意指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共享符号是表情包的符号生产核心，也是个体感知构成传播手段的内在逻辑。

二、网络表情包的修辞逻辑

相比于表情包的符号构成，理解表情符号内在修辞逻辑显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图像符号意义的解读不能套用言语符号解读的相同模式，但我们也不能完全脱离文字语言去理解图像的修辞逻辑。符号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图像在影响和劝服方面，具有与语言一样的修辞功能。雅克·迪朗通过对一千多幅广告图像的研究指出，广告图像可以使用所有语言学的修辞格。^[10]表情包也是如此，它以一种能“说服”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意义与元素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了图像的修辞格。

1. 隐喻：暗指的流动性

尽管表情包相对于一般的图像显得更简单，但是隐喻依然是它最为重要的修辞。隐喻的本质是意义的平行替代关系，是在某一事物的基础上理解、体验另一事物。^[11]因此隐喻需要在处于可比拟状态的两种表象之间提取代表性特征，而且这种代表性特征并非一种先决条件，而是由外在形象所补充的新要素。^[12]表情包的隐喻在于它提取了符号表层结构的情绪特征与作为深层文化结构的特定文化语境联系之间的代表性特征，并将它作为意义阐释的预置母体，赋予它高度的普遍性与适应性。晦涩的个人情绪被转化为共知的方式来进行表达，隐蔽而又坚定地暗示了一种广泛的处世态度和身份标签。

隐喻事实上是对正常的语义生成系统的偏离，因此解读也应遵循既定的规则。图像的隐喻修辞源于它所具有的暗指特性，也就是说它具有根据第一次意指而引起第二次意指的能力。暗指使得对图像的感知呈现出非固定的状态，根据解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而延续下去。它是图像能被进行“象征性”解读的核心，换句话说，所有图像符号的“象征性”都是建立在由暗指所驱动的意指在不停流动的基础之上。

变形与夸张提供了理解表情包暗指流动性的线索。表情包不是客观对象的简单的拷贝或模仿，它通过变形的对图案形象的某些方面进行超乎实际的放大而对另一些方面进行有意的屏蔽与省略，以此来达到突出显著性特征。经过变形与夸张处理的表情包，图像被简

化，形成信息上的相对不完整。人们在面对一个不完整的信息时，就会在脑海中将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意义系统中去寻求理解。此时表情包中的流行元素（明星脸或流行语）则为受众提供依据图像原型进行联想的线索。这样一来，表情包保留了情绪与事件的基本框架，让观看者能进入可想象的情景和精神状态之中，从而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向通往理解隐藏在表情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方向上。

隐喻修辞看起来似乎对表情包的理解造成了一些压力，但正是这种压力的存在激活了观看者内心的自我意识与共同记忆，而这些意识与记忆是深入领会表情包所传递信息的必要条件。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表情包的图像总会显得刻意简洁。无论是漫画式的线条还是简约的gif图像都在有意识地减少视觉上的繁缛细节，夸张修辞所强调的重点与文本信息互相补充，在更大的文化系统中进一步阐释表情包的所指。

2. 系列化与互文性

每个表情包作为意义载体本身就是一个文本，互文性理论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表情包内在的修辞逻辑。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3]互文性理论原本属文艺理论，但现在对它的运用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14]“因为无论文学还是其他讯息，它们都不是基本的或者稳定的意义空间。文本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是由于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15]因此，每一次表情包传播也都是作为整个表情包传播网络的一部分而获得其意义。

系列化是表情包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也是表情包互文性的最直接体现。系列化的表情包在文本与文本之间呈现了引用、暗示、参考、仿作、戏仿等互文性的各种具体方式。主题、形象、词语等元素的不断参照、拼接与重复，形成文本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从创作上来看，表情包的形象、词语与情绪并没有固定的匹配关系，要素之间是可以置换或者进行重新组合创新的，每一次组合选择既是使用者认知与观念的表达，又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与其他表情包构成意义上的跨越与迁移。对于系列化的表情包而言，每个表情包都是建立在互文性基础上的再语境化表达。主题与形象上的一致性让文本上的互文性变得更加明显，而在群体转发或再创作的热潮中，表情包的局部元素经过置换与衍生，嵌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信息，彼此在互文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形态。

在充满互文性的表情包里，隐喻也是相互联系、相互滋养的。也许单个表情符号并不能强迫观众做出某种认知维度上的固定解释，但类型化、系列化的表情包所使用的卡通形象、明星形象或网络流行语则能将这种互文性的视觉隐喻关系搭建起来。情绪是表情包唯一固定而且也是明示的内容，而其他解释则只有在相邻文本的参与下才得以发挥它的全部意义。隐喻的创造性与认知性维度在互文性的作用下发挥出了更大的潜力。当看到傅园慧的夸张表情或者“葛优躺”，人们不仅领会到此刻的表情包传递的感情，而且也很容易感知到其他人在使用这些表情包系列时所传递的语境。

三、表情包的话语实践

对表情包的研究，也应该考虑到视觉信息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将它置于社会已经建立的话语整体结构中进行分析，在多种层次上考察把握它在社会文化中的意义。诺曼·费尔克拉夫将图像纳入话语分析的范畴，指出图像也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设计过程的一部分，具有话语实践的属性。^[16]话语实践是话语主体运用各类语言工具介入社会秩序建构、意识形态，且反映现实的一种社会过程。在政治文化环境中，话语实践试图对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产生影响，促进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表情包符号“挟持”为数众多的具有极高投入激情的社会成员，以当下网民价值取向和社会偏好为“大旗”，以夸张、戏仿、变形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件讨论，体现的是“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嬗变和社会世俗化等合力下”的图像话语实践特征——建构一种“喜悦的犬儒主义精神”，其具体表现是：打破话语权力结构和社会表达等级制度、消解现实身份差异，以狂欢式的娱乐精神取笑、嘲弄“严肃的”社会对立价值观，以滑稽可笑的图像符号揶揄甚至颠覆主流社会舆论和文化伦理。^{[17](184)}

1. 表情包符号的现代犬儒主义话语

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参与充满着对话语权的争夺，底层社会和边缘群体能够掌握的话语资源十分有限，即使是所谓意见领袖在政治话语空间中也须时刻注意把握政治分寸、传播方式、修辞智慧和话语安全。而网络却使人们得以僭越权威的刻薄挑剔和权力禁忌，参与到社会事件的情绪表达、观点阐发和立场诠释当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享受着在虚拟话语中占领主导权的快感，通过新的角色定位获得新的身份认同。^[18]现代犬儒主义者改变了以往那种以荒诞形式颠覆虚假意识形态的高贵态

势，转而“在后现代网络社会中以嘲讽、调侃、挖苦、诙谐逗乐的方式表达着自我的无奈、不满、惶恐与纠结”。^[19]但现代犬儒主义者仍然保留了怀疑、虚无、功利、庸常和反讽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生存哲学，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和“乐观的拒绝”。网络表情包运用图像符号记录日常生活、介入公共事件，消解了主流文化权威，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对公共事件的娱乐化和对嬉笑怒骂的网络图像及语言的包容，摒弃了传统式深度、严肃和理性的政治批判思维，而以喧闹有趣、调侃游戏的“图片行为”来打破话语等级的限制，赢取属于亚文化群体的话语空间。2012年，在主流文化界隆重纪念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一组“杜甫很忙”的表情包图片掀起了一场网络狂欢。这些表情包影射出网民们对主流文化界利用古人盛名进行自我宣传和商业营销的调侃与嘲讽。

约翰·B.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分析首先关心的是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s）和权力交叉的方式，它关心的是社会领域中意义借以被调动起并且支撑那些占据权势地位的人与集团的方式。”^[20]作为享有“维护民族尊严、捍卫民族利益、坚决反对侵略且满怀仁爱之心而又忧国忧民”之誉的杜甫一直是权威文化界推崇的对国民具有象征性意义导向作用和社会示范效应的英雄式诗人，其抽象符号的价值体系被认为能够冲破时空的局限，实现民族意识的价值延伸。然而，在“杜甫很忙”的网络表情符号中，杜甫严肃且神圣的面部表情被嫁接在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娱乐化身体符号上却产生了反理性和反偶像崇拜的亚文化意识，完全消融了原属不同时空的符号意义。于是，一场“严肃”的文化公共事件成为网民们通过表情包戏谑性地娱乐的事件而被消费，网民“成功地”扮演了一次文化盛事的主角而受到关注和重视。

2. “图像行为共同体”的情感交换与文化抱团

传统文化生活不断消弭，社区凝聚力日益瓦解，现代社会的人们日常生活逐渐陷入了机械化、单调化和原子化的隔离形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多变性和流动性的分裂趋势，相互之间既缺乏情感意义的交流，亦无法建立具有道德约束意义的人际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纯粹契约性的、疏远的或临时的交往。^[21]除家庭和工作场所外，网络似乎成了“收容”社会上孤独流动者的社交空间，人们怀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人际交往的期待在某个空间中寻找拥有共同志趣的圈子，表达自己的情感、释放或转移现实生活中的情绪压力。这种由自我交往欲

望形成的群体成员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渗透力，个人情感容易被身边的人所感染和左右，群内文化促使他们在认知、态度甚至行为上达成共识，趋向一致。换言之，都市化生活阻断了人们的社会联系，但都市化的网络催生的社交文化却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交往模式——画面直观、表情夸张、线条粗糙却通俗易懂的表情包图像赋予网友们以现实感和归属感并存的聊天语境。他们通过语言叙事和图像符号的组合获得了视觉上的直观体验，跨越了由文字想象到图像感知、由知觉到感官的情感交流空间。每一次对表情包图片分享都成为群内个体显示自己在公共话语空间“在场”的证明。比如，人们肯定认为某些微信群中重复发生的、看似毫无创意的复制表情包图片和戏仿不足为怪，因为它是维持自己公共存在的展示，也是以一种亲切、随意、幽默的方式显示出与群体意识的接近和互动，是情感上的“抱团”行为。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偶然的使用所表达的意义，而在于参与本身所显示的立场。即使在“帝吧出征”这样的群体性“图像行为”中，参与者并非为了胜负结果，而是在“斗图”的过程中使“我方”的表情包作为话语表达实践的合法性被肯定。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技术的跃进致使时间、空间距离消失，一些人因而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消除了物质的障碍，使某些意义延伸到疆界之外。”^[22]美国电影《她》讲述的人机相恋的故事试图说明人类与智能电脑的交往比现实中受到各种利益、等级观影响的人际交往更能够达到完美的精神融合。同样，刘汉波对网络表情包的图解式情感交流也做了恰如其分的论述：“表情包在其应用过程中实现了它在词源学意义上的使命——‘从面部或姿势的变化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视觉上的表情模仿和直观的动作虚拟，让原本含混而模糊的身体通过表情包获得了明确的呈现，个体由被动地接收文字信息后进行想象和解码，转变为主动并直观地抒发感情、表述观点和阐述事物……如此一来，虚拟空间便有了过程性和情境性，现实肉身的在场性被表情包这种‘在线的身体’所感知并存在着”。^{[17](180-185)}

事实上，网络对网民真实身份的遮蔽也是参与者进行真实情绪和情感互换的动因之一。虽然网络不能完全改变人们互相猜疑、互相防备的对立关系，但表情包图像却在满足个体身份诉求方面潜藏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人们希望通过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提高自己在群体中的认同感。如某些网络“大V”在与粉丝分享图像符

号、进行情感表达与诉求而获得支持与认同时，不仅感觉到满足了自我成就感，还因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注而捕获了一种快感。^[23]所以，在网络的群体性“图像行为”中，个人的情感很容易被身边的人所感染和左右，观点、思维甚至是行为方式上都表现出明显一致性和从众心理，具有表情包创新力和感染力的网络群体内，其成员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渗透力，群内成员通常在认知、态度甚至行为上达成了共识、趋向一致。

总体而言，“人们被同化进了一群日益没有个性的大众之中，受一种他们能得到的、替代社群和道德的唯一资源——大众媒介的影响。正是工业化和都市化产生了原子化的大众，产生了只能受大众文化形式所凝聚的群体，产生了迎合大众市场的大众媒介。”^[24]可以想见，草根阶层将越来越依赖模拟现实的表情包来获得更多的“结群”机会，形成一种“身体消费共同体”，或实现情绪交流的平衡和趋同心理。

结语

如同知乎是知识分享平台、微博是公共社交平台、微信是私人社交平台一样，表情包正在成为情感交流平台，它不仅为个人与群体之间情感表达与情感交换提供了场所，也为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认识、解释世界注入了新的传播范式。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纳入表情包的传播范畴，其图像符号必将成为判断社会热点事件最直观的参照系统。尽管我们依然可以将它视为娱乐与戏谑的文化产物，但这种非语言化的传播方式在公共话语互动过程中所蕴藏的情感能量与叛逆意味却不容忽视。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评价表情包的政治意义，其宣泄性更多地指涉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非政治领域；其游戏与娱乐式的批判态度在消解主流意识严肃性的同时，也弱化了它自身的传播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表情包作为一种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分享、遵循的是同一套价值标准，因而它所有与主流文化的抗衡都不是根本的、彻底的，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情绪宣泄。

参考文献：

- [1] 周宪. 视觉文化的转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 [2] 吴琼. 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
- [3] 郭小安，杨绍婷.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识动员[J]. 国际新闻界，2016（11）：57.
- [4]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 图像行为理论[M]. 宁瑛，钟长盛，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39.
- [5] 图恩·梵·迪克. 话语研究: 多学科导论[M]. 周翔,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96-97.
- [6] E.H.贡布里希. 图像与眼睛[M]. 范景中, 译.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89: 169.
- [7] 赵宪章. 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 文学评论, 2012(2): 88.
- [8] 罗兰·巴特. 显义与晦义[M]. 怀宇,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27-28.
- [9] Peirce, C.S. The Collected Papers (Vol.2), Cambridge[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228.
- [10] 玛蒂娜·乔丽. 图像分析[M]. 怀宇,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89.
- [11]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6.
- [12] 安娜·埃诺, 安娜·贝雅埃. 视觉艺术符号学[M]. 怀宇,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03.
- [13]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M]. 史忠义,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7.
- [14] 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M]. 邵炜,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1.
- [15]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 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93-94.
- [16]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7.
- [17] 刘汉波. 表情包文化: 权力转换下的身体述情和身份建构[J]. 云南社会科学, 2017(1): 184.
- [18] Macdonald, D.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M]. Glencoe: Free Press, 1951: 11.
- [19] 韩升, 刘晓慧. 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的犬儒主义批判[J]. 新疆社会科学, 2016(2): 117.
- [20] 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62.
- [21]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22-24.
- [22]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社会[M]. 欧阳景根,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78.
- [23] 郑满宁. 网络表情包流行与话语空间转向[J]. 编辑之友, 2016(8): 44.
- [24] 尚·布希亚. 物体系[M]. 林志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6.

Image Behavior as the Metaphor of "Social Emotion": The Symbols, Rhetoric and Discourse of Meme Emoticons

QU Ji-rong, LI Yi-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As a symbolic "image behavior", meme emoticons present a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perception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 The multimodal form of "graphic-structure" integrates visual and speech into an integrated whole,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to convey information and complete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shared symbols. Metaphor, intertextuality and other rhetoric devices relate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meanwhile, they integrate the common perception of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soci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expressing emotions. Image symbols and subcultural attributes make it have a cultural resistance posture, whereas rebellion, entertainment, performance and other elements of meme emoticons present a clear discourse of modern cynicism in display.

Key words: meme emoticons; image behavior; multimodal symbols; rhetoric; discourse